

JULES VER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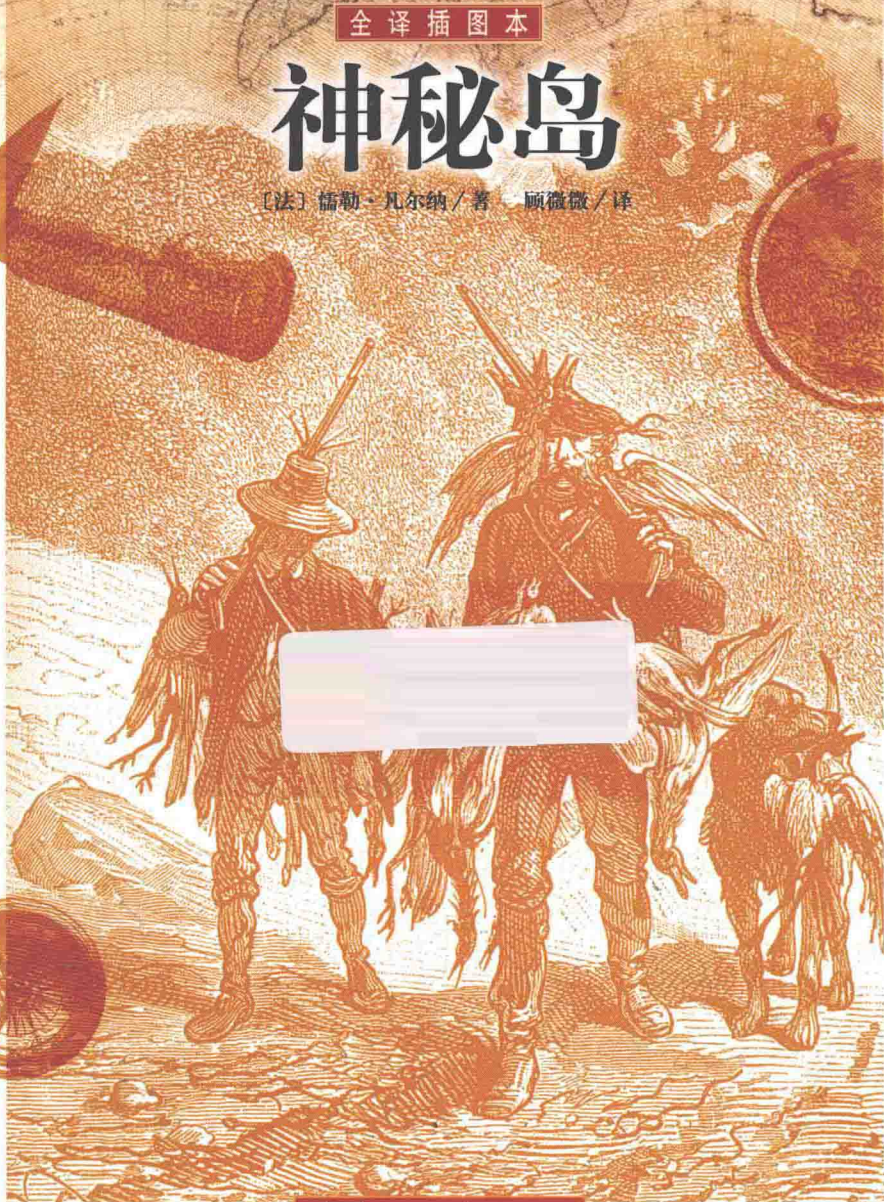
儒勒·凡尔纳

探 险 + 幻 想 系 列

全译插图本

神秘岛

〔法〕儒勒·凡尔纳 / 著 顾微微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全译插图本

神秘岛

〔法〕儒勒·凡尔纳 / 著 顾微微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ULES VERNE

L'île Mystérieuse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4,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法)凡尔纳著;顾微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儒勒·凡尔纳探险+幻想系列)

ISBN 978-7-02-010340-9

I. ①神… II. ①凡…②顾…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252 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20 千字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40-9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部分	空中遇险	001
第二部分	被遗弃的人	157
第三部分	林肯岛的秘密	311

第一部分 空中遇险

Diyibufen kongzhongyuxian

第 1 章

1865 年的那场飓风——空中喊叫——龙卷风卷走了气球——
气球破裂——只见大海一片——五名乘客——悬篮里发生的事——
天际海岸——惨剧结束

“我们是在上升吗？”

“不！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下降！”

“比这更糟，赛勒斯先生！我们是在下坠！”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赶紧把压载物扔掉！”

“最后一口袋已倒空了！”

“气球升高了吗？”

“没有！”

“我仿佛听见波涛在哗哗作响！”

“大海就在悬篮下面！”

“大概离我们不到五百英尺！”

于是，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划破长空，只听得这样一些话在回荡：

“把所有的重物都扔出去！……所有的！然后便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在 1865 年 3 月 23 日的白天，下午四点左右，在辽阔、广漠的太平洋的上空，突然响起的几句话。

想必谁都没有忘记那场可怕的风暴，它是在那年的春分时节，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当时，气压计已下降到七百一十毫米。这是一场飓风，它不停地怒吼，从 3 月 18 日开始持续了二十六天。它所造成的灾害是大面积的，范围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广达一千八百海里；它斜穿过赤道，从北纬 35°，直到南纬 40°！城市被摧毁，森林被根除，堤岸被怒潮般涌来的大水冲垮。据法国船级社^①统计，有数百条船被抛上海

① 法国船级社，向船舶的持有者颁发证书，以证明其船舶级别的机构。

岸，整片整片的领土被龙卷风夷为平地。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被碾碎，有好几千人丧生，或在陆地上被压死，或在海上被吞没：这就是其狂怒的明证，这就是那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所留下的惨状。论灾难程度，它超过了大肆蹂躏哈瓦那和瓜德罗普岛的那两场，一场发生在1810年10月25日，另一场发生在1825年7月26日。

然而，就在那么多的灾难在陆地上和海洋上形成之时，同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正在动荡不安的空中上演。原来，有只气球被龙卷风带到了风顶，又被卷进了风柱的回旋运动中，它正在以每小时九十海里的速度穿越空间，同时自转着，仿佛被某股气流的旋涡控制住了似的。

该气球的下方，有只悬篮在摆动，里面有五名乘客，不过仅勉强可见，因为他们被夹杂着水汽的浓雾包围着。那悬篮荡来荡去，一直荡到了洋面上。

这只气球——这场可怕风暴的真正的玩具，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世界的何处升起的呢？它显然不可能是在风暴期间出发的。然而，飓风已持续了五天，而在18日那天，其最初的征兆便已有所显示。这便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该气球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因为，它每昼夜得穿越近两百海里，难道不是吗？

可自从出发以来，究竟飞越了多少路程，这些乘客们无论如何是无法估算出来的，因为他们缺乏任何参照依据。甚至大概还发生了这等怪事：尽管他们身处凶猛的风暴之中，却并没有在经受这种凶猛。他们在挪动、自转，却丝毫不感觉不到这种转动，也感觉不到自己在水平方向挪动。他们的双眼无法穿透聚集在悬篮下的浓雾。在他们周围，除了雾，还是雾。云层的不透光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无法分辨白昼和黑夜。当他们待在高空区时，便是置身在这茫茫的黑暗之中，任何光线，任何有人居住的地面上的声音，任何太平洋上的咆哮，都到不了他们那儿。唯有气球的急剧下降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滚滚波涛上面经受着危险。

然而，在扔掉了弹药、武器、粮食之类的重物后，气球又升到了大气的高层，达到了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乘客们一旦辨认出大海就在悬篮下面后，顿感上面的危险其实没有下面来得可怕，便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东西，哪怕是最有用的，都扔出去，他们已别无所求，只求别失去这气体——他们那飞行器的灵魂，因为是它在维持着他们，使他们居于这深渊之上。

黑夜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如果他们是些不那么坚强的人，光这种心态就能要了他们的命。接着，白昼又出现了。而随着白昼的到来，飓风显示出有减弱的趋势。从3月24日这天开始，就有了某种风暴平息

下来的征兆。黎明时，那些呈泡状的云，已升到了高空。几个小时内，龙卷风的风筒扩大了，并折断了。风从飓风状态转入了“疾风”，也就是说，大气层的移动速度减缓了一半。这尽管仍然是水手们所谓的“三缩帆风”，但它对生活环境的扰乱已大大减轻。

十一点左右，天空的下部显然已被清洗过。大气渐渐变得清澈、潮湿了，而这往往是在大气现象过后可以看得见，甚至可以闻得到的。飓风似乎并未去了较远的西方。它好像自行消亡了。也许，在龙卷风过后，它转化成了电层，印度洋上的台风有时便是这样。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可以再次发现，气球正在缓慢、持续地下降到下层空间去。它甚至好像在一点点地漏气，而气囊则在逐渐变长，由圆形转为椭圆形。

快中午时，气球已只是在海面上空两千英尺的高度上飘荡。它的容量为五万立方英尺。多亏了它的容量，它才显然能够长时间地待在空中，要不到达很高的高度，要不沿水平方向移动。

此时，乘客们扔掉了仍然会使悬篮变得沉重的最后那些东西，扔掉了他们所保存的食物，扔掉了一切，乃至装在他们口袋里的小工具。而其中一人还爬到了和网绳相连的圆框上，试图加固气球下面的延伸部分。

显而易见，乘客们已不能将气球维持在高空区了，因为氢气不足了！

他们完了！的确，在他们下面延伸的，既不是一片陆地，甚至也不是一座岛屿。空间没有提供任何着陆点，任何可以抛锚的坚实面。

这是广袤无垠的大海，波涛仍然在猛烈无比地撞击着！这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哪怕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居高临下地俯视它，而目光所及，能达四十海里！这正是那片被飓风鞭挞过，又被无情地击败的沧海，在他们看来，它就像一支刀剑狂舞的马队，而上面被罩了一张白浪翻滚的大网！眼前没有一片陆地，也没有一条船！

因此，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下降运动，以防气球被巨浪吞没。悬篮里的乘客们全力以赴在做的，正是这项紧急行动。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气球始终是在下降，同时还顺着风向，也就是说从东北往西南方向，神速地移动。

这些不幸者的处境委实可怕！他们显然已控制不了气球。他们的尝试都无果而终。气囊越来越瘪。氢气在外泄，怎么也止不住。下降运动明显加快了，午后一点，悬篮悬浮在太平洋上空的高度，已不足六百英尺。这的确是因为阻止不了氢气的泄漏，而它是从飞行器的一个裂缝中自由逸出的。

扔掉了悬篮里的所有东西，为它减负后，乘客们又得以在空中悬浮了几个钟头。可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只是被推迟而已，假如天黑前某片

陆地还不出现，乘客、悬篮、气球终将消失在滔滔巨浪中。

唯一还可做的事，在此时都已做了。气球上的乘客们显然都是些意志坚强者，他们懂得正视死亡。没听到他们口吐半句怨言。他们决心抗争到最后时刻，决心竭尽全力来延迟自己的坠落。悬篮不过是一种柳条筐，是不适于在水中漂浮的，它一旦掉下去，是根本无法保持在海面上的。

两点钟时，气球距波涛仅有四百英尺了。此时，一个雄壮的声音，一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的声音响起来。和它相呼应的，是一些同样坚毅的声音。

“东西全都扔掉了？”

“不，还有一万金法郎！”

一个沉甸甸的钱袋顿时便落入了大海。

“气球上升了吗？”

“上升了一点，可它很快还会下落的！”

“还有什么可扔的？”

“没有了！”

“有！……悬篮！”

“让我们抓住网绳，把悬篮扔到海里去！”

这果真是给气球减负的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招。悬篮和圆框相连的绳子被割断了，而悬篮坠海后，气球又上升了两千英尺。五名乘客早已爬到了网子里，爬到了圆框上面。他们待在有网眼的网子里，注视着深渊。

人们都知道气球具有什么样的静态灵敏度。只要扔掉最轻的物体，就足以引起垂直方向的移动。在空中飘浮的飞行器，就像一台精确的天平。于是便可明白，当它去掉的压载分量比较重时，它的移动便会是大幅度的和猛烈的。当时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可是，在高空区平衡片刻后，气球开始重新下降。氢气在通过无法修补的裂缝往外泄漏。

乘客们已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从今后，任何人类的方法都已救不了他们。他们只有指望上帝帮忙了。

四点时，气球离海面只有五百英尺了。突然传来了一阵响亮的狗吠声。原来有条狗在陪伴着乘客们，它挨着其主人，并紧紧地抓住网眼。

“托普看见什么东西了！”其中一位乘客喊道。

然后很快又有人大声喊：“陆地！陆地！”

风一直在不停地把气球往西南方向带，从黎明时起，它已经穿越一段可观的距离，估计有几百海里，而果真有一片相当高的陆地，刚才出现在这个方向。可是这片陆地还在下风处三十海里的地方。起码还得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还得是在不偏离方向的条件下。一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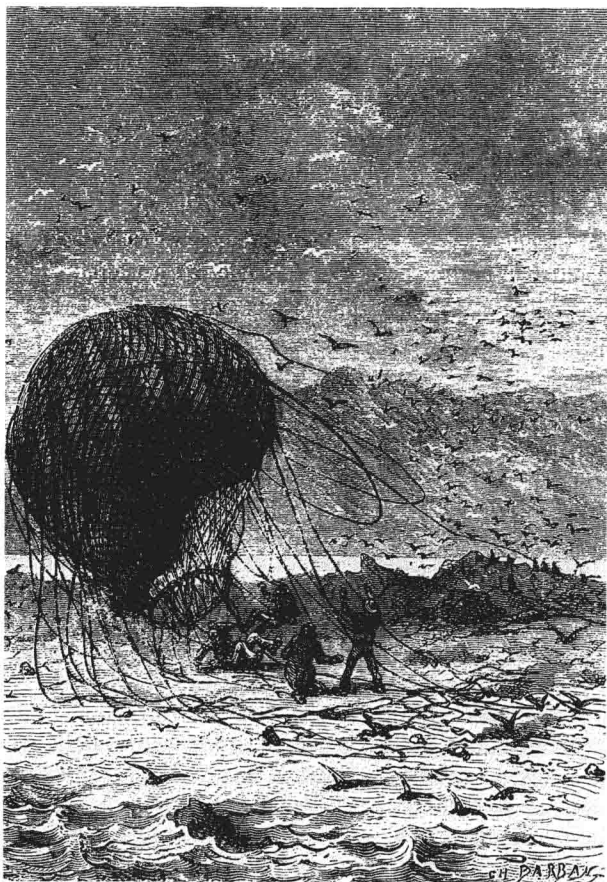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气球难道不会把它所保存的氢气都漏光吗？

这正是那个可怕的问题！乘客们已清晰地看见了那个坚实的地方，无论如何也要到达那里。他们并不知晓那是陆地还是岛屿，因为他们几乎不清楚飓风已把他们带到了世界的哪个部分！可是这片陆地，不管它是否有人居住，不管它是否好客，都必须到达！

然而，四点钟时，显而易见，气球已支撑不住了。它已擦着了海面。巨浪峰有好几次舔到了网底，又加重了它。气球已只能处于半起状态，就像一只翅膀受了重伤的鸟儿。

半小时后，距离那片陆地只有一海里了，可气球已筋疲力尽、软弱无力，它已变得松弛而皱巴，有了一些大褶，仅在上部还保留着氢气。紧紧抓住网的乘客们，对它来说还是太重了，很快地，他们的半截身子就浸到了海里，他们受到了狂怒的巨浪的拍打。气囊此时成了一个袋子，



终于，在两分钟后，气球斜着靠岸了，并最终落在了海浪冲不到的沙滩上。

而风直往里灌，它就像推着一条顺风船似的推着它。也许，它就会因此靠岸吧！

然而，当离岸仅只有两链时，突然，四个人的胸腔同时发出了可怕的叫声。那只看似该不会再升起的气球，被海浪猛拍一下后，刚才又意外地蹦了一下。就好像它被突然减去了自身的又一部分重量似的，它又升到了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在那里，它遇到了空气涡流，这涡流并没有直接把它带到岸那边，而是让它沿着一个几乎平行的方向走着。终于，在两分钟后，气球斜着靠岸了，并最终落在了海浪冲不到的沙滩上。

乘客们我帮你、你帮我，得以摆脱了网子。那气球在减去了他们的重量后，又被风带走了，它就像一只恢复了片刻活力的受伤的鸟儿，消失在了空中。

悬篮原先载有五名乘客，外加一只狗，但现在气球却只在海岸上扔下了四名。缺了的那名，显然是被刚才拍击网子的那股海浪卷走了，而正因如此，气球才变轻了，并最后又上升了一回，接着，片刻之后，抵达了陆地。

那四位落难者——可以这么称呼他们——刚一踏上陆地，就都想起了那位失踪者，于是便都喊了起来：

“他也许正在尽力向岸边游呢！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第 2 章

南北战争的一个片断——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杰丁·斯皮莱——黑人纳布——水手彭克洛夫——年轻的哈伯特——一个意外的建议——晚上十时会合——暴风雨中出发

刚才被飓风抛上岸的那些人，既不是热气球的职业驾驶员，也不是空中探险的业余爱好者。那是些战俘。是他们的勇敢大胆促使他们在特殊情况下逃跑的。他们本该死上百次了！破裂的气球本该有上百次机会把他们抛进深渊！可是上苍要留下他们去经历一种奇特的命运。3月24日，在逃离了被尤利赛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围困的里士满，他们便来到了离弗吉尼亚的这个首府的七千海里之处。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们最重要的要塞。他们的空中航行持续了五天。

此处，我们来看一看，战俘们的逃跑是在何种奇怪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次逃跑，将导致我们正在了解的那场灾难。

就在那年，即1865年的2月，为了夺取里士满，格兰特将军组织了几次突袭，可都没成功，其中一次，有好几位军官落入敌人的手中，并被关押在城里。俘虏中最杰出者之一是联邦参谋部的赛勒斯·史密斯。

赛勒斯·史密斯是马萨诸塞州人，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位一流的学者。战时，联邦政府委托他领导铁路方面的工作，而铁路的战略作用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他是真正的北美人，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岁，他的平顶式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而他只蓄了一副浓密的髭须。他的头型很漂亮，酷似“货币人头像”，那类头型像是专供轧制纪念章、奖章用的。他目光如炬，嘴巴紧闭，相貌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学者所具有的。一如有些将军愿意从当普通一兵开始，有些工程师愿意从使用鎚锤做起，他正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不仅具有创造精神，手还极巧。他的肌肉明显具有身强体健的特征。的确，他既是一位行动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干什么都毫不费力，因为他生命力旺盛，具有

挑战一切噩运的永恒的持久力。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很有办法”，用法国军中的行话来说。他气质极佳，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他都能控制自己同时在最高程度上达到决定人的毅力的三个条件：精神和身体富有活力，欲望强烈，意志坚强。而他的座右铭也许就是十七世纪的纪尧姆·德·奥朗日^①的座右铭：我无需希望便能行动，也无需成功便能坚持。

同时，赛勒斯·史密斯又是勇敢的化身。在这场南北战争中，他参加了所有的战役。开始投奔格兰特将军、加入由伊利诺伊人组成的志愿军后，他在帕迪尤卡、贝尔蒙特、匹兹堡埠头打过仗，参加过科林斯包围战，又在吉布森港、黑河、查塔努加、莽原、波托马克河作过战。他无处不在而且骁勇善战，不愧是作出这样回答的将军的士兵：“我从不统计我的阵亡者！”而有上百次，赛勒斯·史密斯早该列入可怕的格兰



赛勒斯·史密斯
是一名工程师，也是
一位一流的学者。

① 纪尧姆·德·奥朗日，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二十四首史诗或武功歌中的核心人物。



特不作统计的阵亡者数目中了。可尽管他在那些战役中几乎不吝惜自己，好运却始终惠顾他，直到他受了伤，并在里士满战役的战场上被俘为止。

在和赛勒斯·史密斯被俘的同一天，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落入了拥护南部同盟者的手中。他不是什么国会议员，这位杰丁·斯皮莱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此前他负责跟踪报道北军中战事方面的意外情况。

杰丁·斯皮莱是英美杰出的专栏编辑，就像斯坦利^①等人。为了获得一条准确的消息，并在最短的期限内发给报社，他不管面对什么都不会退却。像《纽约先驱报》那样的一些合众国的报纸，形成了真正的势力，而它们的代表，都是些不可等闲视之的人。杰丁·斯皮莱则属于一流代表，十分引人注目。此人功勋卓著。他性格刚毅，行动迅速，并准备应付一切。他曾周游世界，既是士兵也是艺术家，出点子时情绪激动，行动时态度坚决，不计较苦累和危险。若说到他什么都想知道，这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为报社。他猎奇、捕捉新闻、发掘新鲜事物和未知事物，做办不到的事，在这些方面，他是个真正的英雄。这是那种在枪林弹雨下写作，撰写“专栏文章”的大无畏的旁观者，对他来说，一切危险都是良好的机遇。他也参加过所有的战役，上过火线，一手握枪，一手拿笔记本，机枪的扫射并没有使他的铅笔抖动。当时的电报线忙个不停，而他却不会去搅扰它们，不像有些人，没话说还偏要说，可他的每篇笔记尽管简短、清楚、明白易懂，要点却带有说明。此外，他还不乏“幽默感”。“黑河事件”后，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占着电报局的营业窗口，以向自己的报社报告战役的结果。他整整拍了两个小时的电报，叙述的战况就像《圣经》的头几章似的。他为此花了《纽约先驱报》两千美元，可该报却最先掌握了情况。

杰丁·斯皮莱身材高大。他至多有四十岁。近乎红色的金黄色颊髯环绕他的面庞。他目光沉静，炯炯有神，移动时很迅速。这种目光，是惯于很快辨出视野中的全部细枝末节的人所特有的。他身体结实，因为他经受过各种气候的磨炼，一如一根钢杵在冷水里淬过似的。

十年来，杰丁·斯皮莱一直是《纽约先驱报》最具吸引力的记者，他用自己的专栏文章和素描充实着它，而他的铅笔和钢笔运用得同样熟练。当他被俘时，他正在描绘战役并作速写。从他的笔记本上抄录的最后一句话如下：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人举枪瞄准了我并……”杰丁·斯皮莱没被击中，因为，按照他一成不变的习惯，他连层皮都没被伤着。

① 斯坦利（1841—1904），英国探险家，1867年被《纽约先驱报》派往埃塞俄比亚，担任英国远征军的随军记者。

赛勒斯·史密斯和杰丁·斯皮莱素不相识，除了彼此都久闻对方的大名。这两人都被押送到了里士满。工程师的伤很快就痊愈了，而他正是在恢复期认识记者的。两个人彼此喜欢，并互相赏识。很快，他们的共同生活便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逃跑，重返格兰特的部队，并继续在他的队伍中为联邦的统一而战。

两位美国人决定利用一切机会，但他们虽然在城里可自由行动，里士满却防守得甚严，要想逃跑，看来是不可能的。

就在此时，赛勒斯·史密斯的一位永远的忠实仆人找来了。这个顽强不屈者是位黑人，出生于工程师的领地，父母均为奴隶，可是从理智和感情上来讲都是个废奴主义者的赛勒斯·史密斯，早就解放他们了。这位奴隶虽已获自由，却不愿离开自己的主人。他爱主人，甚至愿意为他去死。小伙子三十岁，身强力壮，机智敏捷，聪明伶俐，温和沉静，有时很天真，总是笑嘻嘻的，而且热心助人、心地善良。他名叫纳布乔多诺索尔，可只有用“纳布”这个亲热的简称叫他时，他才会答应。

当纳布得知自己的主人当了俘虏时，便毫不犹豫地离开马萨诸塞州，来到里士满城门前，他巧施计谋，凭着机灵，冒了二十次生命危险后，终于潜入了被围困的城里。赛勒斯·史密斯见到其仆人时的喜悦心情，和纳布找到其主人时的高兴劲儿，都是难以言表的。

可是，纳布虽然能进里士满，想要出去却难上加难，因为联邦部队的俘虏被看管得非常严。得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才能尝试着做一次有几分可能的逃跑，而这样的机会不仅没出现，就是想要它产生也谈何容易。

此时，格兰特在继续顽强作战。为夺取匹兹堡战役的胜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部队再加上巴特莱的，尚未在里士满城前取得任何结果，因此根本无法预料，俘虏会在近期内获释。而记者呢，因为他的监禁生活已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值得一写的有趣的细节，便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只有一个念头：逃出里士满，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有好几次他试图冒险，可是一些障碍无法逾越，他只得作罢。

此时，围困在继续，如果说俘虏们急于出逃，想回到格兰特的部队中去，那么被围困者也同样急于逃跑，想重返分离主义者的部队，而他们中间有个叫约拿旦·福斯特的，是南部同盟的狂热拥护者。其实，别说联邦派没法离城，同盟派也一样，因为北军在围困他们。里士满的军政府长官早就无法和李将军联系了，而为了让援军加快行进速度，让对方了解城里的情况，联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位约拿旦·福斯特便出了个乘气球升空的主意，为的是越过包围圈，到达分离主义者们的阵营。

长官准许一试。一只氢气球被制造出来了，并被交给约拿旦·福斯

特使用，他的同伴中的五位将随他一起升空。他们配备了武器，万一着陆时需要自卫的话；他们还配备了食物，万一空中旅行会延长的话。

气球的出发时间定在3月18日，而升空将在夜间进行，因为是刮中等强度的西北风，气球的驾驶员和乘客们打算在几小时内到达李将军的司令部。可是这股西北风并不是一股普通的微风。从18日起，可以看出，它在转化成飓风。很快地，风暴便变得如此之大，以致福斯特的出发不得不推迟，因为，让气球和它将载送的人到狂风大作的环境中去冒险，这是不可能的。

在里士满的大广场上充了气的气球，于是便停在那儿，准备等风一平静下来就出发。而在城里，人们看到大气状况并无改变则焦急万分。

3月18日和19日过去了，风暴毫无变化。人们甚至感到，要想保存气球已很困难，因为气球被拴在地上，而阵阵狂风则贴着地面刮来。

19日到20日的这个黑夜过去了，到了早晨，飓风又有所发展，变得更猛烈了。出发已属不可能。

那天，在里士满的一条街上，一位陌生人走上前来和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搭讪。这是位水手，名叫彭克洛夫，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他态度和蔼可亲，体魄健壮，皮肤黝黑，目光炯炯有神而眼睛眨个不停。这位彭克洛夫是北美人，他已跑遍了地球上的所有大海，说到奇遇，凡是有腿无翅的生灵可能经历的稀奇古怪的事，他都经历过了。不用说，这是个大胆敢闯的人，凡是能干的事他都准备去干，而且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感到惊讶。这年年初，彭克洛夫来里士满经商，一同来的还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叫哈伯特·布朗，新泽西州人，是个船长的儿子，一名孤儿，他爱他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孩子。由于未能在最初的围困行动前离城，结果他被困在了那儿，大为恼火之余，他也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方设法逃走。他久仰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的大名。他知道这个果敢的人在何等不耐烦地咬紧牙关忍受。因此，那一天，他便毫不犹豫地上前和他攀谈，而且并不多加考虑，就对他说：

“史密斯先生，您对里士满厌烦了吗？”

工程师定睛看了看跟他如此说话的这个人，而此人又低声补充道：

“史密斯先生，您想逃走吗？”

“什么时候？……”工程师迅速答道。可以肯定，这一回答他是脱口而出的，因为他还没有审查过对他说话的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可是，在用锐利的目光打量过水手正直的面容后，他便不用再怀疑——面前是个正派人。“您是谁？”他生硬地问道。

彭克洛夫自我介绍了一番。